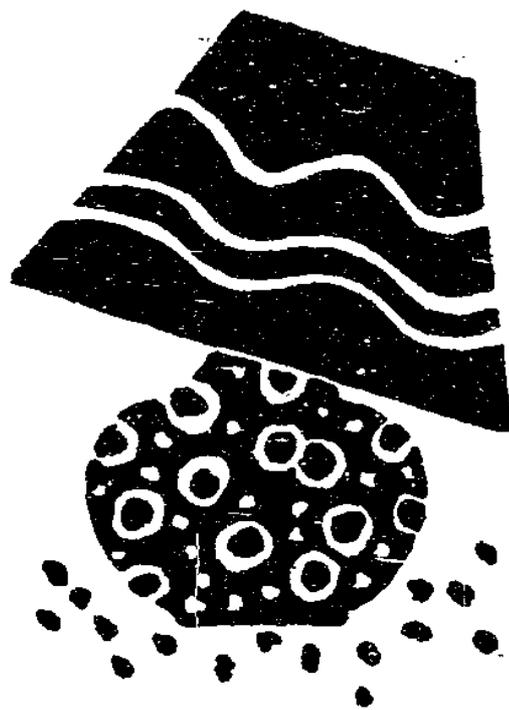


燈前小語

譚惟翰



燈前
小語

譚惟翰散文小品集

自序

我的興趣的範圍實在稱得起廣泛。單以寫作而論，朋友就說我過於雜亂。一忽兒寫小說，一忽兒寫劇本，一忽兒寫散文小品，一忽兒又寫童話詩歌。我自己未始不明白把思想集中在一件事物上，總比分散了的好，無論如何成功的希望也比較地多些；但不知怎樣，一股情感的汹涌往往制不住我朝多方面去作大膽的嘗試。一年，兩年，三年……我嘗試寫作至今也有十四五年了。計算作品的數量並不算少，然而大半都是應歸於速朽之列的，我相信。

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感覺寒愴。想到學習終有益處的這句老話，更想到一般大文豪的成就多在鬚髮斑白了以後，自己的膚淺和幼稚似乎也不必過分地引爲羞恥。所以，即使在這種困難的生活環境之下，我依然有勇氣提得起筆，寫出些破爛的字句，換來一份莫名的甘苦。

甘苦？誰說不是！在這個小冊子裏所存留的一些短文，十之八九，可以說

，都藏有作者的歡愉和淚痕。假如文學確是屬於個性的表現，讀者定不難在這裏找到我自己的身影。正爲這個緣故，與其說我高興在大庭廣衆之中朗誦我的小說，或者從衣袋裏掏出錢鈔，買了戲票，夾在人叢裏看我自編的劇作上演；還不如說我更高興在冷清的黑夜，借着一枝燭光，靜靜地，偷偷地把讀我這些散文和小品。我私心地喜悅它們，因爲我交付了它們我真實的熱情；我也爲它們流過眼淚，因爲它們喚起了我一些可愛的回憶與夢境。

三，四兩輯裏所收的全是些「分行的抒寫」，——我不知道它們配不配稱作「詩」句。十年前，我早準備出一個詩集子的，至友俞君大綱還曾經從遠道寄來了他的爲我的詩而作的序文。序中有這麼幾句話：

「……這兩個月來把惟翰的詩翻閱不下十遍，對着故人的詩句，如像對着他的人，一切的感情全歸納在人情上，說不到批評了。惟翰的詩句不是那麼磅礴有力量，却也沒有矯揉的做作；詩到底如其人，我每次拿起惟翰的詩冊只是一般的感想，溫醇儒雅四個字，在這裏表現得很親切。至於字句的推敲，格調或派別的講研，本來我不是

內行，不敢談；而我的意思：於惟翰的詩句也不用把這一套來探測；天上白雲，空山流水，妙響自然湊合，無須乎追根問形勢的。想來讚惟翰的詩者，大抵也不會認我是
不知言吧！……」

相隔十年，我不會再得着俞君的音信，說到我的詩集，攔至今天也一直沒有付印。（因為其中有好些是見不得人，而另有一些是絕對不容許見人的。）現在，我僅選出一小部分來合併收在這兒：一則可以保留一點年青人的感情的痕跡，二則也可以藉此表示紀念舊友的意思。

承季淮兄特地冒着炎暑爲本書設計裝幀，真使我有說不盡的感激。

譚小韜

三十四年，七月。

目錄

第一輯

燈	一
雨	四
戲	八
等	一二
愛	一五
黑	一八
畫	二一
路	二三

第二輯

霧	二五
園	三〇
門	三三
老者	三八
紀念	四二
屍車	四九
猴	五二

湖	三月	朋友	戀	訴	像	衣	胡桃	姻緣	夜景	荒
.....
九〇	八八	八五	八三	八一	七六	七二	六五	六一	五九	五六

第三輯

行程	笑	飄零	小丑	清明	變	黃昏	告別	夜夜	無題	隕
.....
一一九	一一六	一一二	一一〇	一〇八	一〇五	一〇二	九九	九五	九三	九二

第四輯

第一輯

燈

你問我爲什麼獨自兒坐着發愁？

沒有呀！誰說我發愁來着？我是——我是捨不得離開這盞燈啊！

燈？

你覺得我這話有點兒含糊，同時你又看出來了這燈光不够明亮，燈罩的色彩也近乎淒陰不是？唉，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我指給你看：——不，我先問你：你見過黎明時海上的薄霧沒有？迷茫，細柔，如一匹乳白的，飄在微風之中的紗網，輕拂着你的面頰，似有似無地，令你感到清逸，彷彿有誰散佈給你一種莫名的慰藉。蒙着這層網膜，你可以聽見縹緲的汽船聲，船上的唱喝聲，槳聲，濤聲……但你並看不見什麼。爲什麼一定要看見呢，假若你心裏已經

有它！有時，你的確瞧見有人朝你身前移過，且聽出是你所熟悉的腳步聲，你的心起了一陣急速的跳躍，可是，不等你上前招呼，一層迷霧又立刻吞隱了他！你望着那漸漸消逝的身影，從迷離而變爲虛無，遺留給你的祇是一片惆悵，然而絕對不是嚴重的悲傷。這時節，你的心境中起了種種的變幻，你沒方法去剖析它的神秘。因此，你反覺得這霧的可愛了！……這盞燈便有這般相似的微妙，你別小看了它，它是抵得過華廈的廳堂中千萬支耀目的光芒的！不是，我不是這麼說法；我寧可看不見那輝煌的燈火，但我不願失去這小小的一點光，一顆伴着我的星星。

恐怕你還是不懂我的話？不要緊，一個人的心情不能爲別人所了解，於他並無損害。再說，要求了解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樣，我的話似又成了多餘的了。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在這燈下，我沒有發什麼愁，實在是私心的在享受

。不是嗎？我的朋友們，近處的，相隔在千里以外的，隨時都能集會在這光圈裏，面對着我，和我緊握着手兒，我可以體驗到友情的溫暖。於是，我們彼此吐着心底的語言，談着不易爲旁人所聽得見的話。話是越說越多，說到那兒是那兒，決不嫌它瑣碎，因爲我們已無暇顧到那些了。……倦了，我靠着這藤椅上躺一會兒，沏一壺紅茶，把身體溶在這淡淡的一圈光影裏，朋友趁我將睡着的時候，輕輕地放下了我的手，道聲明日再來談，我半知覺地向朋友點點頭，也不起身送他們，然而他們也決不會怪我無禮貌。他們悄悄地離開了我，正如他們悄悄地來到我身邊。我慢慢兒闔上了眼皮，發出均勻的鼾聲；躺了這麼一會，朦朧中睜開了眼，茶已涼，燈却依然亮着。

雨

又碰見了落雨的日子。

我在這昏暗的燈光下打盹，雨水敲着百葉，於是我從夢中驚醒了。

想起了十年前的上個雨天，和那雨中的人影。

她愛穿黑色的衣衫，黑襪，黑鞋，長黑的頭髮，烏黑的眼珠……黑，這神秘的顏色，不吉祥的顏色！但在那一個雨天裏，她却披上了一件玫瑰紅的雨衣。

有一次，我曾經把這個人安插在我的小說裏，可是我發覺了文字是最無用的東西，借它來刻畫一切印象，如我們真實所感受的，恐怕不可能。我不想說旁的，祇打算籠統地用兩個平常的字眼來形容她，那便是「靜美」。

然而她是憂鬱的，如秋風裏飄墜的一片黃葉，在荒土上時時發出微弱的嘆息。

她寄給了我好些張她自以為最好的照片，是從她照片簿上撕下來的，如今又貼在我的照片簿上了。

她的信全是很好的散文，我能一封封地背得出，雖然它們在戰事中全化成了灰燼。

有一封信裏，她把她的——一個夢境全告訴了我。我驚奇她的大胆，我壓不住自己的臉紅。

我是懦怯的，在當時。

一個雨天裏，她在校舍的樓上等着我。窗口上有她的歡笑，石階上有我的心跳。

我們在路上並着肩走，她鑽在我的紙傘底下。我們沒有說出各人想說的

話。

雨在我的眼前往下滴，我的心有不可遏制的慌亂。我叫她別陪着我走。

她沒有傘，薄薄的一件雨衣掛滿了雨珠。她望望我，走了，走得遠遠的……隔了三年，我又收到了她一封信。她告訴我：她結婚的日子，但特別聲明：「我不請你和你的夫人，請原諒。」

又隔了三年，一個認識我同時也認識她的朋友在路上拉住我的袖子說：她死了！死在炮火裏，和她的丈夫在一起。

我打了個寒噤。可是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這是事實。我祇當她依然留在人間，度着較滿意的生活。我想我總有一天還能會見她，那時我們的孩子該都長大了……

不過，十年的光陰就這樣淡淡地流過，關於她，我再也沒有得着什麼消息。

每當落雨的日子，不知不覺地我面前會立起一個黑色的人影；有時我特地冒着雨從那校舍門口走過，（現在它已成了俄人的餐室了。）我總要抬頭望一望那小小的窗，窗上的黃綠色的玻璃門常常閉着，但我彷彿總看得出有她的影子守在那兒，不是憂鬱，是含着微笑的。

戲

燈亮着。

柔和的燈光下有一個嬌好的臉孔。

導演對着那嬌好的臉孔在叙說劇情，輕聲地，沒有誰能聽見，除了姑娘一個子。

她彷彿聽懂了別人所希望她表演的動作，她點着頭，水銀燈下的眼珠子是亮晶晶的。

鈴響，試演開始。

音樂吐出幽怨的調子。姑娘依靠一隻小圓桌，佈景搭的是一間餐室。她手捧着一只小銀杯，杯裏有酒……姑娘隨着樂聲，嘴唇在顫抖，似在唸着一支歌。

兒，無聲地……這支歌從前她曾經爲一個人唱過，那是在另一個日子：春天的日子。在柳林裏，在溪河邊，在那溫存的懷抱裏。如今那人已不見了蹤影。到那兒去了，她不知道；爲什麼去了，她也不知道；總之，他不來，是事實。於是，這年輕的姑娘在這兒獨飲，是借酒解愁吧？說不上來。她的心亂得慌，酒在杯中也不能安靜，輕輕地跳出了杯口，浸濕了桌沿，姑娘在抽咽……導演喊：Cut！

嘻笑着，姑娘恢復了常態。導演坐到她身邊，現身說法，叫她該怎樣怎樣方顯得悽哀動人。姑娘又點頭，這回她可真地領悟了。導演說：「不！令劇務把沃古林眼藥水取來，翻開姑娘的紫眼皮，滴了幾點，希圖用這假造的眼水將來在銀幕上去騙取觀衆的眼淚。」「苦得咧！」便是成功的評語，那時候該是導演嘻笑的時候吧？想到這，導演高興地拍拍姑娘的肩說：再試一遍！

把已經收了樂音的聲音片重行開放，姑娘又從頭演起：手捧着銀杯，嘴唇顫

抖，追憶往情，唸着歌兒，酒從杯口盪出，姑娘倒在桌上抽咽，肩膀在閃動……

「Cut！」

搖搖頭，導演有點兒着急的神氣，走過去對她說還不够真切，便又比喻給她聽，重滴沃古林，可是，姑娘的臉上再也露不出甜蜜的笑意了。

鈴響。第三遍，第四遍……重覆地試演着。突然，姑娘的眼裏一陣酸，眼淚如急雨一般地往下落，落在杯裏，落在檯布上。檯布濕了，眼淚無法制止，沃古林失去了它的效用，姑娘抽咽着，要忍也忍不住。導演又現出焦急的神氣說：「——你怎麼這樣認真？」

認真不對，不認真也不對。這就是人生，這就是戲。

然而我看見那張嬌好的臉孔給淚水沾滿了，眼有點兒紅。她是一個悲劇的主角，在這水銀燈下。

姑娘，你爲什麼而哭呢？是擔心戲演不好嗎？是拿假戲當真做嗎？是同情劇中人的遭遇嗎？是這戲的情節與你的身世有一部分太相像了？……

你說話吧，姑娘！

等

偶然翻到梅特林克的一首小詩，使我想起了你。
這首詩的首尾兩節是這樣的，我唸給你聽：

如果他有一天回來了，

用什麼話對他講？

——祇要說有個人等着他，

一直等待到病亡……

倘若他又問你怎樣

過那最後的一忽？

——告訴他那時我還微笑，

爲的是怕他哀哭……

你的祕密也會數給我聽過，帶着潮濕的眼圈，用那斷續的語句，低緩的音調，如同奏着一支淒涼的哀歌。可是每一個字都敲在我靈魂的音鍵上，起着反響，我被你的話感動得也流下了眼淚。

世界上假使有一「癡人」——這個名詞，你也算得起一個，雖說你自己決不肯承認。但我始終懷疑，像這首詩所提示的，你長日地在等着一個人，一個被你偷偷地戀着的已婚的男子，究竟是什麼意思？

你拿你的青春打賭，好大的注子！讓時間無情地在你額上刻下了幾絲細紋，你等待着他；你的血色漸漸褪掉了，從你的嘴唇上，從你的面額上，你等待着；你的身肢一天天在瘦減，你的嗆咳逐日加重，你等待着他……設使有一天果真他來到你的面前，你又準備對他說些什麼話？你說，語言在你們中間是

多餘的，憑着他的智慧，他不會不懂得你。然而，懂得又怎樣？他最多還不是嘆息一聲，打你身旁轉過！難道這就是你所期望着的？你不覺你所費的代價太大麼？

我譯過一篇題名「鴿姐」的小說，你讀過沒有？鴿姐是小說中的主人，一個熱情的少女，如你一樣。她日夜守候在一座荒塚上，爲的那是她和她的戀人別離的地方，不問天晴，落雨，打霜，降雪，從黃昏到黎明，她決不願走開那荒塚。一年又一年，她病了，憔悴了，直到死了，她的幽魂依舊在那兒等！

這樣的故事你愛聽不？

愛

有兩幅生活的圖景給我的印象極深。

每日我從家裏出來，必須經過一條不甚熱鬧的馬路。在這路的轉角處，常有一個白髮的老者躺在地上，身旁依着一個六七歲的孩童。是不是祖父和孫兒，沒人去問他。可是兩人的衣衫全襤褸不堪，自是屬於乞丐之流了。

在這龐大的都市裏，這種景象我們實在到處可見。祇是這兩個人特別地感動了我。

冬天裏，老者將短短的一牀破棉被從自己身上移到孩子身上，孩子又極懂事的再從自己身上把棉被拖回給老者。老者的眼睛是溼潤的，劃滿皺紋的臉上却勉強露出一絲苦笑來。他無力地仍把棉被往孩子凍紫了的腿上移，看到這情

況我真想爽快地流一次眼淚。

有一個時期，老者似乎是病了。孩子不言語，捧着生了鐵銹的小桶，把殘羹現菜朝老者的口裏送。老者喘着氣，微點着頭，担心孩子饑餓，又用顫抖的手把鐵桶往孩子嘴邊推。這一老一小，彼此之間流露出來的一種真純之愛是足以使任何私人感到羞慚的。

還有，我想說的，不是人，是我們公司裏養的一隻牛和一隻羊。

牛羊在動物中間，從習性，工作或別的方面去看，牠們都該有點不同的距離，不過我所見到的這一對牛羊却是例外，牠們親熱的程度是遠勝同胞弟兄的。

牠們在一塊兒吃草，一塊兒曬太陽，一塊兒睡眠……甚至於有時還來捉迷藏的遊戲。

牛趁羊不在意，便乖巧地溜到大樹後躲藏起來，讓羊急得在草地上亂奔，直到尋着了牛的所在，纔互相緊偎着用頭頸撫摩，鼻孔裏吐出愉快的聲音，充滿了頑皮和天真……

據朋友告訴我：這牛是爲了某舞台演「牛郎織女」才買來的。每年七夕上演這應時的佳戲，牠總得親自登台去接受觀衆的彩聲。但自從牠與羊有了深厚的交誼，當串戲的時節必定也要把這隻羊牽到後台去作伴，否則牛就會因掛念友侶，使性子，不願登台。

我每回把筆寫稿，偶然抬頭從窗口望見這一雙親誠和愛的影子，幽靜地伏在綠茵之上，不覺會因之神往！

一九四四年。

黑

夜。

路是漆黑的，沉靜的。

不見一盞燈，不見一個人，我獨自在黑暗中摸索，想找自己的影子來作伴都不可能。

早知如此，我爲什麼不趁天上有點光亮的時候回家呢？我懊悔當初不該爲了貪圖一時的興奮跑到這偏僻的村郊來看攝電影。

我走着，真有一「草木皆兵」之感了！

兩旁是高高的樹，樹上的枝葉擁抱在一起，把頭頂上的一片灰暗天空全部擋住了。沒有星，沒有月，惟有晚風搖動樹葉淒淒的吐着駭人的聲音，我莫明

其妙地吹着口哨，身上一陣陣的冒着汗液，又一陣陣的感到寒冷，似乎有人隨在我的身後，但是我胆怯得不敢回頭。

我從來不曾受過這樣的驚懼，的確這還是我經驗中的第一次！然而，我究竟怕些什麼？我怕的是這無邊的黑暗！

於是我幻想着：假定永遠是這樣的世界呢？假定世界上的人全死光了，就祇贖着我一個人呢？我是否會因僥倖而將感覺欣慰？……果真這樣，那未免太可悲了！——我聯想到世上一般有這種夢想的傻瓜。

繼續向前走，我經過一個天主堂的門首，那高且尖的屋頂，像鬼魔頭上生着的兩隻巨角；我愈加駭怕起來了！竭力想避開它，可是我在黑暗中隱隱地發現有個石像在對我望，我知道那是上帝，那是主！

主啊！請賜我一點光吧！

主在黑暗中現着憂愁的臉，他是否對自己的信念也起着懷疑呢？

立刻，我加快了脚步，走自己的路。我相信我可以依賴的主決不是旁人，正是我自己。

我忘了驚嚇，再也不覺得風聲的可怖，憑着我的記憶，幸而不會迷路。我終於安然地到了家。

到了家，我忙用手捻了一盞燈。

我欣喜地告訴自己：

光！——我所期待的光。

一九四四年，七月。

畫

你愛瞧我的畫圖麼？我讓你瞧個滿足：

這是一張美女，全身綴着明亮的珍珠。她擺佈白玉似的身體，叫人心裏跳出一個歡喜。那唇，那眉，那乳峯……說不出有多少玲瓏，媚人的是她那雙細眼，襯着一面燦爛的圓臉，烏黑的柔髮隨風飄舞，秀麗如同故事裏的仙姑。

21

再瞧這張是個天堂，鴿兒展起金黃的翅膀，女神的笑容——輕靈，盪漾……個個披上五彩的衣裳。她們的舞姿真够美，十雙足跡往遠處飛，小嘴本還要高唱清歌，可恨畫布奏不起音樂。

你問我那覆在牆角的一張是什麼？這叫我怎麼說！天空的色彩塗上了暗暗的深藍，展示宇宙間無限的淒慘。人們咬着人們的軀體，任黑血流遍了大地！道旁的屍骨堆得多高，鳥兒把它當作歸巢。那是一幅奇異的風景，四處晃動着許多鬼影。我怕人們看了挫氣，偷偷地拿它藏起……

一九三二年。

路

廣大的原野，鋪滿了落葉。

落葉低微地嘆息，伴着荒塚上孤鳥的哀啼。

黃昏，落日淡淡地塗在原野。提醒人：它後面緊跟着有個長長的黑夜。

一個老人當這淒涼的黃昏，在原野上不斷地趕着他的路程。

瘦削的臉龐佈滿了皺紋，細細地畫出他苦痛的一生。

陷落的眼珠，乾癟的嘴唇，散亂的白髮遮沒了貧血的耳根……

他背着個重大的包裹，遲鈍地移動他底雙腳。他似乎忘了一切：不知道寒冷，不知道飢渴。

「老伯伯，你累了，應該休息。」

「不，我還有我最後的氣力！」

走，走，低下頭，彎着身體，老人在喘息。

「歇歇吧，老伯伯！路長着呢。」

「不，我活着的日子太短了，怕達不到目的！」

老人向前走，原野上深深地印下他底足跡。

一九三六年。

霧

沒有月，沒有星，夜霧裏亮着一盞街燈。

秋風陰溼地在響，有一棵古樹，如同一個老人孤獨地立在路旁；禿着頭，不斷地在顫抖。

長闊的大路，寒風揚起了灰黃的塵土。塵土上閃動着一堆黑影，看不分明，也數不清，然而很容易辨出是男子的宏音：

「嗨喲！嗨喲！嗨喲！」

漸近了，近了，黑夜中激起了有力的呼號。

腳踏着滿地的石稜，推滾着那巨大的車輪；追尋着一炷火，一點光，各人

認識自己的方向。

「嗨喲！嗨喲！嗨喲！」

聲調是這般地雄偉，高大，揭開了曠野裏寂寞的幕紗，驚走了墳頭飢餓的寒鴉。

墳——幾個坍塌的土堆，同看不出字跡的墓碑。

那裏躺着值得紀念的靈魂，他們也曾踏上過人間的旅程。爲着一片希望與信仰，誰都渴念着生；忍受艱苦，不比甘願做奴隸的人！

他們也曾掙扎，吶喊，期待着死者的蘇生，幸福的降臨；但，現在自己也累了，靜靜地都已睡了。替代他們的又是另外的一羣：

「嗨喲！嗨喲！……」

脚步已經遠移，恢復了原始的沉寂。曠下的仍是悽厲的風聲，霧裏的街燈。

——路是荒涼的。

啊，那又是什麼？

在這深秋之夜，有誰高興出來步行？閃閃地，蹣跚地，會不會是含冤的幽靈？

瞧！她朝古樹這邊兒走，古樹禿着頭，如同老人在寒風裏顫抖。

啣……啣……

一行列車在原野上駛過，明耀的弧光下顯出個衰老的婆婆，在夜霧裏獨自摸索。

她手托着個孩屍，是她疼愛的孤苦的孫兒。她願望他能愉快地活着，但看不慣他受盡人間的折磨，却親手將他扼死！你說她忍心，殘酷？不，殘酷的不

是她，她祇知活着比死更苦！

老婆婆顫顫地跨過路邊，輕將孩屍擱在墳尖。

街燈斜射在孩屍身上，細小的頸項留有紫色的創傷。

夜霧蒙罩着老婦的臉，似有兩滴淚珠凝在她的眼前。

她呆立許久不說一句話，寒風吹起了她灰白的髮。

是那方傳來一串教堂的鐘聲，是否在祈禱着這喪失了無辜的靈魂？

寒鴉在天空不住地盤旋，貪圖墳頭的一頓美宴。

一會兒，縹緲的鐘聲忽地停頓，老婆婆也隨着不見了蹤影。

她走到那兒去了？——天知道。難道她不怕風的陰沉，路的淒冷？是的，

也許她會記得：黑夜一過，便是光明？……

遠處，平地上吐出了一線曙光。

一羣呼號的聲音愈見雄壯：

「嗨喲！嗨喲！嗨喲！」

寒鴉打從夜霧裏展開翅膀——天在發亮。

一九三五年。

園

幾年沒上滬西的那座公園，是否因為路遠或是怕激起對往事的惆悵，自己不能肯定。

……那天，在靜安寺附近一家酒樓裏我們用了晚餐，「上那兒走走呢？」是她提議的。於是黃色的雙層公共汽車把我們載到了盡頭，她搶先買了兩張公園門票。

是秋天，晚上遊園的人異常稀少，靠水邊有現成的條椅安放着，我們就在那裏歇住了腳。

月光很好，鋪滿一水池，有風，水而起着銀色的細紋。四周是靜靜的，草根裏不時有秋蟲在低吟。

「你說有話跟我說？」

「是的。」

「說呀！」

「沉默不比說話更好嗎？」

相視着，笑笑，兩人當真變爲沉默了。

然而毫不感到寂寒，你知道她的手是多够温暖。

這樣，一直坐到夜深，如一對癡子。露水打趣地潤溼了衣襟，我們全沒覺得。

時間像流星迅速地劃過，園裏立着的柱燈在樹叢裏伸出腦袋閃了兩次眼，警告遊園人該回家了。——我們還捨不得走。

「關鐵門了！關鐵門了！……」

有人搖着鈴，沿路喊來，沒辦法，祇得站起身；她一邊還在咒怨地說：

「像叫魂一樣！……」

一月後，她到了遠方。相隔數千里外，時常還有信來。憶起這天的情境，她說道：「爲什麼當時不多說幾句話呢？我真悔！……」

悔？誰在一生中沒後悔的事？這點微細的悵惘算得了什麼！便接二連三地寫航空快信去勸慰她，也是勸慰自己。記得她還問過我：「我們這樣究竟算怎麼一回事？」我和她一樣莫明其妙，祇知道在這生之舞台上我們同串過一次丑角，製造了一些愚蠢的笑料罷了。

沒旁的，但願這記憶隨着歲月漸漸地沖淡下去吧。

一九四四年。

第
二
輯

門

爲了探視一個從遠遠道來的友人，我乘車到了滬西的郊外。

地段這樣偏僻，道路又如此不平，路牌已失去，像無名的斃嬰倒臥在荒野，經過風雨的襲擊，叫人無法辨識它本來的面容了。

腿已痠，身已乏，但我還尋不出我要去的人家。

我沿着鐵道旁的碎石路直向前走，隨時留心有無居戶在我的四周。

黃昏將近，田野上拖着我瘦長的身影，我性急地走過去，又走回來，路上碰不着一個可以問話的人，祇有幾隻老鴉在頂上繞着圈，這世界上似乎祇存着我一個子了，不禁起了淒涼之感。

突然給我一陣驚訝，站在我面前的是比我的一切友人更爲親切的一個，我

呆了！像有誰執着感情的棒槌在我的頭上猛敲了一記，我的淚水不知不覺地滑出了眼眶。

站在我面前的是個瑰麗的校門：黃色閃光的磁磚，描着五彩的花頂，宮殿式的彎角，朱紅的大柱，三個拱門，兩盞大燈。……

想來，這門不會把我看作生疏，我的少年光陰是整個兒地交給了它的。從這門裏進進出出，懷着熱情與天真，一年，兩年，三年……唔，整整是十年了！十年不是短促的時間。在這兒埋葬了我的許多夢幻，快樂的，哀愁的，一時我不能去計算。面對着這門，如同對着故人，他似乎也有無限的感觸，默默地望着我，把往事一一地向我申訴。說是那一塊地上曾經豎着我們的宿舍，那一塊地上有過我們的課堂，又點着我看：那是水池，那是禮堂，那是運動場，那是教員宿舍，女生宿舍。圍着煤屑路走過去，是東院，是童子軍團部，是水塔，是科學館，健身房，再往後走，過一個竹籬，是義務學校……

它對我說：某人曾在禮堂裏大聲疾呼說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言詞的，如今却在偷生着；某人在文壇上會出過大風頭的，他的屍骨早已腐化，名字恐被人遺忘了。爲男同學追逐過的皇后阻不住無情的時光在她額上畫下無數的皺紋，她把裝飾自己的興致移去裝飾她的孩子了！再有一個多愁的女子，從前是獨自兒悽幽地生活着，此刻還是獨自兒悽幽地生活着，沒有人問起她的心事，她也從不願把自己的心事告訴別人；從前是不輕易見她露出點兒笑意的，現在她索性和笑完全絕了緣！她變得更加沉靜了，愁慮越發積深了，朋友無法向她委勸；還有，這兒的教授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圖書校具儀器和其他一些寶貴的東西，曾在一般熱心人手中辛辛苦苦地添置起來，如今却又被另一般下濁的貪污者暗自變賣了，他們拿它充肥了自家的私產……

我來不及接受這故友所提示的一切，從這門——全部身軀上割存的一隻胳膊——遠遠地望過去，門內祇是一片荒野，敗草雜亂地長留着，如一羣幽魂在

曠原中飄曳。我看見什麼，什麼也沒有了！一切真像夢，可並不是夢！這都是現實中最真切的情景，然而我隱約地又聽見友人們在說話了——

「我們上健身房拍籃球去吧！」

「老×，明日你們又要演話劇了，這一回你扮什麼角色呀？——啊，戴麗莎和你同演？你們真是老搭檔！」

「星期三下午級會在麗娃麗姐舉行……」

「快把蠟燭吹了它，紅鼻頭來查房間了！」

「昨天我瞧見你跟朱莉在大光明，快請客！不然，我就要向大家宣告了！」

「 $\cos A \sin B = \frac{1}{2} \sin(A+B) - \frac{1}{2} \sin(A-B)$ ……」

「小何看見周瓊瑛老是一鞠躬，他說她像他的母親……哈哈……」

「不要吵，他在做詩！」

「附收義務小學捐助費每人一元……」

「西餐三毛錢一客，我還是情願吃早茶……」

……

天已暗，風吹着我的衣衫，我感到微寒。耳邊忽然浮現一陣嗚咽，來自幻覺之中，因為我憶起有數百鄉民是活活地在這裏被燒死的。想到那種淒慘的景象，我不禁要詛咒這可怕的人間！我忘了我是爲什麼到這兒來的，就這樣寂寞無言地站着，在荒涼之黃昏，對着這空虛的牌門。

一九四四年。

老 者

我在燈下閱讀，偶一抬頭，便看見一位白髮的老者含着深思的倚在壁角，那是我作的一幀油畫像，年份上註明：一九三〇——距今也有十四個年頭了。

畫上的老人是印度的大詩人太戈爾先生。他的偉大的作品是足以驚撼全世界的，我愛他高超的思想，瑩潔的情緒；樸實而新鮮的語句，確使我受過深深的感動。

我因而決意爲他造一幀像。

可惜我不曾見過他本人，我所依據的是他的一幅小影，那影中人的神采已够逼真，於是我感覺非常興奮。

我不能忘懷當時我替他作畫的情境與我尙未失去的少年的天真。記得我家

的對面是個木匠店，店主和我很熟識，我向他討了一塊四分厚的長方板來替代畫布，在一個暑天的下午我便用木炭勾好了稿樣了。

不料那時候，女傭已在浴盆裏爲我放了熱水，在催我去洗澡。我就拎着畫箱和畫稿走進了一個小房間。伸起三腳架，擱上了畫板，然後我脫去了衫褲，預備跳到浴盆裏去，突然覺得水太燙，又縮回了腳。我的精神一心灌注在這張畫上，不知不覺地，我拿起了調色板，畫筆，開始作我的畫了。

我望着太戈爾生出眼睛，生出鼻頭，生出嘴，嘴上掛着白白的鬚鬚，我又望着他額上添起皺紋，頭上披起銀髮，一直到他整整齊齊地穿上了衣衫……

約模費了兩小時，一幅油畫完成了。太戈爾皺着眉，他是否私心裏在怪我這個裸體的孩子對他不尊敬呢？

可是，盆裏的水早已涼，我幾乎在水裏僅僅滾了個身，便站了起來；我的兩眼沒有一分鐘離開這張畫，我感到我的工作還沒了。

穿好乾淨的衣服，我重行又來作畫，把我所看出的缺點統統加以修正。嗣後，我又在畫的周圍用色彩塗成了一個畫框，遠遠地看上去，就像這張畫是裝置在凸出的古式的木框裏一樣；其實畫和畫框都是屬於同一個平面的木板。我在它背後旋進了兩只圈釘，穿上紅繩，祇要等它稍乾，便可以懸在壁上。

我在室內待得太久，家裏人不知出了什麼亂子，急急地叩我的門。當我捧出一張畫來給他們看的時候，大家都笑了。……

這幅油畫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它隨在我的身側經過了不少地方，閱盡了不少世故，在兵荒馬亂之中，我遺失了許多值得紀念的東西，幸喜它還健在。

如今它又掛在壁上了，我稍一安閒，總得凝神對它看。它的神采依然如故，而我已幾乎有了老年之感了。從此，我不會再有少年時那副傻勁，叫我帶着當年同樣的心境爲太戈爾或者別人去作第二幅畫像已不可能；倒是我覺得，在一閃眼之間，太戈爾臉上深慮的神情和他頭上散長的白髮搬到我身上來却是很

可能的……：

呀！一不留神，我又說了感傷的話了，真不應該。

一九四四年。

紀念

市上到處飄着國旗，紀念國父的誕辰，而我記起母親的誕辰也正是今天，於是我也替她扯起了一幅小小的紀念的旗幟，搖曳在我寂寞的心田中。

母親去世整整有七年了。她是一個極平凡的人，無論她的生死於旁人都毫無影響；然而在我記憶中的她，却比任何人都偉大！因此，爲了探視她的靈柩，去年夏天我特地乘火車到了鄉下。

一個忠厚的鄉下佬，還認識我這個從遠道而來的陌生人，因爲七年前，當我母親還活着的時候，曾向他手裏買過枕頭西瓜的。七年了！「先生，你還是這個樣。我，我可比從前老得多了！」他仰着蒼白的頭嘆噓了一聲。我默默的，說不出什麼話，祇覺得自己也不是七年前的自己了！

多虧他的指引，在一家香燭店內我買到了一盒摺成的錫錠和一副香燭。我把找來的零錢給了他。起初他是堅持不肯受，臉皮漲得通紅，皺紋擠成了古怪的花，但最後他仍然把錢鈔收進了衣襟裏，口口聲聲向我道着謝意。

我雇了一輛洋車。車在曠野中馳奔，難得看見一匹牛或一個人。要有，全是衰弱枯瘦的，顯得怪寒儉，恰和遠處白牆上塗寫的藍色的驚人的標語作了個強烈的對照！

經過了一座叫做「三茅宮」的小寺，我知道離目的地已很近了，便令車夫放了車槓。

我拎着香燭，踏着曲折的小徑，走了二十幾步，就看見了「××會館」的泥字橫在前面的門楣上。我高興極了，彷彿以前在中學校裏放假歸來快要見到母親時所懷有的那副快樂的心境，我一直走進了會館的大門。

門裏沒有人！

可是我毫無恐怖心，雖然我明知這裏面所躺的都是些陳腐的屍身。我不回頭，逕朝裏走，居然給我找到了停柩的所在；祇是一扇圓頂的木柵門擋在眼前，門上扣了鎖，我沒法走到裏面。

心中有些憂急，猶豫了一會兒，祇得退出大門。車夫知道了這事情，也爲我煩惱。正在這時，有三五個十歲以下的村童，赤着身，圍在我四周觀望，一個個透着好奇的目光。

過後，一個較大的孩童告訴我，管門人就住在附近，他願意領我去找他。我覺得還有一線希望，便隨着孩子走，囑咐車夫在大門口等候。

管門人是近處的一個農民兼差的，他住在一間茅舍裏，我走進去，黑暗中不見人，祇有鼾聲。我沒有禮貌地將他從牀上喚醒，說明了來意。他不慌不忙地披上了綴着補釘的布褂，在牀頭摸出了一串長鑰匙，陪我上會館裏去。

柵門上的鎖已經生了銹，——它也漸漸衰老了。好容易它才伸開身體，管

門人取下鎖，把門一推，「吱」的一聲，叫得我有些兒心跳。

進了走廊，走廊兩旁都是平房。一邊屬於男殯，一邊屬於女殯。長的板門將它們閉得緊緊的。我指着女殯那邊的第一間屋子，說：「是這兒！」管門人點點頭，用力地拉開了門，又是「吱」的一聲尖叫，接着有蛛網往下飄落。

眼前是一排深黑的和紫紅的棺木，棺蓋上都堆積着厚厚的塵土；……不錯，七年了！

七年中，不見陽光，不見足跡，一切都是枯寂的，平靜的，空氣成了結晶體。即使一粒灰塵下降，似乎也該可以聽出它的聲息。……

然而這樣的設想是錯了，天知道，砲火賜給了她們的靈魂多少驚擾！

——這是連鬼神都不能安心的世界啊！

我憑着記憶，尋覓母親的棺木，想來她一定睡得很好：死亡治愈了她嚴重的心臟病，她不會再患失眠的毛病了！我曲着身，伸出手指在棺頭依次摸索，

終於給我發現了我所要尋的。我用手拭去塵灰，塵灰一層層落在石磚上，而有一串串說不盡的哀愁落在我的心坎上。我渾身發熱，額角不停地流着汗。我聽見蚊蟲在我身旁嘶鳴，（如果是在二十年前，我定會發現母親執着蒲扇不斷地爲我驅蚊的。）但此刻我不想趕走它們，爲的是它們從刺痛中帶給了我許多甜蜜的追念！

手仍在棺頭上移，和母親的頭髮僅隔着薄薄的一層木板，——要沒有這木板該多好！忽然間，我在棺頭的左下角隱約見有我自己的名字，是用朱漆寫的仿宋體。記得母親曾經於無意中第一次發現我的名字刊在雜誌上，她是既驚且喜的，如今我看見自己的名字留在這棺木上，且冠着「孝男」兩個動聽的字眼，我却是說不出的慚愧與悲傷了。

燃好香燭，伏在一個矮木凳上，叩了頭；我不敢講這是迷信，祇感到這麼做還嫌不夠！

似有不少的話想對母親說。我知道說了，她是再也不能聽見的；可是，縱使她能聽見，我也不能用語言表達我當時的心意。我依舊無言。

村童相幫我分散了錫箔，一個一個地投到鐵鍋裏去，我割一根火柴，把它們燃化了。

我怔在一旁，見鍋裏的火光消隱，最後賸下了一團灰燼。遠遠地跑來就爲了做這麼一件事，你不會笑我太無聊麼？

然而，我不得不走了。我豈能一輩子守在母親身旁，別人又豈能一輩子守着我？

於是管門人從我手裏接去他應得的酬賞，他隨即關上門，門上又加了鎖了。……

大門口，樹蔭下，車夫在踏脚板上睡着中覺。——累了的人是該休息的，索性讓他躺一會兒吧。但，管門人代我叫醒了他，我便重行坐上了車。村童跟

在我車後跑，嘻笑着，我對他們揮着手。猛地，我聽見有個婦人遠遠地在呼喚

「××，家來啊！別再撒野了！」

「別再撒野了！」這是我兒時，母親時常警誡我的話，如今我又把這話用
叮囑我的孩子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屍 車

下了一陣大雨，空氣頓覺清涼；星期日早晨無事，便想往馬路上散步一會也好減少點胸中的鬱悶。經過一座教堂的後院門口，見有十來個路人站在那兒瞧熱鬧，自己也不由得不去鑒賞鑒賞，於是我立定了腳。

路旁停着一輛最起碼的腳踏運屍車，不看屍首，早就料到死者生前是毫無「苗頭」的。一點也不錯！教堂的側門大開，有兩個穿短布衫的漢子抬了一位骨瘦如柴說不定是白麵大士出來，直挺挺的朝屍牀上一放，又匆忙走進側門，接着再搬出一具女屍。（當她活着而年青的時候是否有過什麼風流韻史無人知道）兩個漢子毫不顧忌她的顏面就把她搬到第一位男士的身上躺着，她的頭正塞在他的兩腿之間；旁觀者有人默默地微笑着。隔不了兩分鐘，祇見兩個漢子

又匆匆地搬了第三具屍首來，也是男的，也是骨瘦如柴。大約爲了省麻煩，不願多跑路，就將這屍體又壓在那女屍的身上，他的頭又恰巧嵌在她的兩腿之間，臉色都顯得異常駭人！

這是人間可笑而復可悲的情境，然而……叫我怎麼說呢？更可笑而更可悲的情境跟着出現了。

三具死屍疊壓在屍牀上，總嫌不大雅觀，所以牀上的帆布篷蓋是必需拉上去的。可是屍首疊得過高，篷架裝得太低，（原來祇預備一個死人睡的）這可急壞了兩個漢子。蓋了這頭，却露了那頭；後來，他們也顧不得一切了，用力地把死人的腦袋往下擠，擠，好像醃蘿蔔或鹹菜那樣，總算擠下去了，布篷鼓得滿滿的。責任已完，一個漢子回到教堂裏，鎖好側門；另一個，大功告成的，騎車而去，衆人也就隨着散了。

我的心不知給什麼緊塞着，不能暢快地吐一口氣。我邊走邊想着這件事，

同時記起莎翁所說的「人生是喝不完的苦漿」，的確，人死了，磨難並沒完；我又想到這三個陌生人，男的女的，生前也許並不相識，而死後却被迫着同睡在一起，而且睡得這麼親密，這麼下濁，這麼悲哀！誰能說他們生前都不是體面人？誰能說他們出世就派定要遭受這種命運？他們甘心嗎？情願嗎？說到頭，什麼事我們能作得了主！……爭什麼呢？有什麼可爭的？我們這些可悲而復可笑的東西！

一九四四年•

猴

多幽閒呀！我隨着大夥兒的人，男的女的，踏進了這所動物園。

（是我們來看動物呢，還是我們送給動物來看？）

於是，我又擠在大夥兒的身後，佇立在一座大鐵絲籠的面前。

——籠裏養的是猴子！

雌的，雄的，在籠裏，追逐着，調笑着，從這一邊跳到那一邊；或是從那一邊跳到這一邊；自得其樂的，雖然永遠跳不出那個不滿二丈的狹圈子。

「好白相啊！好白相！」

大夥兒拍手了。

鬧氣點兒的，說得好聽些，會要面子的人，便摸出幾張花花綠綠的紙頭換

來一包花生米或者荸薺之類的東西，站在離絲網較近的地方逗着小猴兒玩。拿這麼一小粒花生，讓猴兒們睜着眼睛乾巴巴的呆望着，用一截樹桿兒在它們的頭頂上敲一下，有時刺一下它們的手臂，逗得猴兒發惱了，自家兒滿足了。於是笑嘻嘻的，露着勝利的光輝，慢慢地才把一粒花生由傳食的道上溜下去。

猴兒明知道所得的東西，抵不過它們所受的損失，可是爲了填滿一點兒齒縫，不能不這麼做。

這一粒花生雖小，但立刻引起了一陣大騷擾。也許是兄弟在相爭，也許是好友在鬥嘴，也許父親忍心地咬了一下兒子的屁股，也許女兒不恭敬地拖了一下母親的尾巴。橫着眼，爭奪，嘶喊，爲了一粒花生，說不定剝開來還是爛的呢！

第二粒又在外面引誘了！猴兒們忘了方才的挨打和刺痛，仍舊守候在絲網的洞口。施主也明知道它們會來，——誰見了食物不愛好的，尤其是飢餓的時

候！當然，不會一下子就送到它們嘴裏，也必須要讓它們爭搶一陣，巴望一陣，然後才投下這第二粒。這其中含有一個深奧的道理。古語說：一飯一粥，當思來處不易。雖說花生是一點點，可是施主的大恩，總不能忘記呀！

就在這樣你搶我奪之中，等一二十粒花生和荸薺投完之後，我們聽見有的猴兒的手掌已經被同伴抓破了。猴兒究竟是猴兒，沒有如我們所謂「人」的智慧，它們也不曉得這是一種委屈和侮辱，因此使立在絲網外看熱鬧的人越發興奮了，使善於惡作劇的朋友更別開生面地玩起花樣來了。

我看見一個調皮的人把嘴裏半段香煙由傳食道送進去，一個不知事的小猴兒忙搶着，可憐它的一隻毛手被烙痛了！它兇狠的竟然也反抗起來，它抓往鐵網喊叫，它的同夥也在打抱不平。我們不懂它們的語言，但猜想也許是在那兒咒罵我們這般「人」，這般無恥的高等動物吧！

可是，我說過，正因為人們不懂它們的語言，隨便它們怎麼罵，也不關事

，反正它們總跑不出那個狹小的圈子。

「哈哈……」

笑啊！怎麼不笑呢？自己討了便宜，人家吃了虧，爲什麼不笑呢？

不過，仔細地想想，我總覺得悲哀。——我們的命運不是同那籠裏關着的猴兒相差無幾嗎？我們有什麼資格，有什麼閑情去嘲笑它們？從物質方面來講，我們也許從旁人手裏領來的也是一粒爛花生或一個乾荸薺，從精神方面來講，我們也不比猴兒自由多少，我們的籠並不大於它們的啊！

這樣，我們又何必嘲笑它們，或以它們作我們的笑料呢？

難道看它們的頭破血流便能醫治我們自己的創傷嗎？難道看別人的禍災就是添自己的幸福嗎？我懷疑，我不懂。

但人事就是這麼回事。誠如一個外國女作家所說的：我們活着，不過是有時候笑笑人家，有的時候被人家笑笑罷了！

荒

我在學校裏住讀的時候，常有好些拾荒的孩子在窗口喊着：「破衣裳破鞋子有哦？」其中有一個七八歲梳小辮子的女孩是非常可愛的。一個銅子或是一雙破襪就可以使她歡欣鼓舞，她穿着裂了口的破衫，伸着小手，用尖銳的嗓子叫喊。她不痛恨她的命運，也不詛咒她的爹娘，每天老是背着一只小竹籃來，籃裏塞着一點兒東西去。

可是，有好多天，我在樓上的窗口裏俯視校外的荒地上，一羣孩子之中沒有她。

我把銅子扔下去，看不見她的手來接。我不認識這孩子，可是她是我的小朋友，我心裏承認。她不來，我却有些兒急。每天我在上完了最後的一課，倚

在窗口發呆。

太陽西沉了，校園裏響着喚我們去吃晚飯的鈴。我等候她，她不來。

隔了三個星期，我碰見了她，在校外的荒郊上，在枯草堆裏。她的手僵着，口閉着，蒼白的臉上看不見天真的影子。冬風捲縮了她的皮膚，她沒有知覺，她不需要再張着嘴巴兒喊，她的氣已經斷了。

我是她的朋友，我心裏承認。但是，我望望她，我不能幫助她。我站在這孩子的前面，我感覺羞慚。我終於走了。

第二天我再經過那兒，她的臉色白得像一張白紙。她那可愛的臉龐在我心裏起了懼怕的感覺。我望望她仍舊走了。

再過一天，我經過這孩屍的身旁，天！她的腦袋半邊被狗咬了！——她成了狗的糧食。

我不敢再接近她——她是我心中的朋友。

知。

她以後的命運是否更加惡劣，其餘的半個腦袋是否尚保存着，我不得而

從此我不再朝那條路走了。

夜 景

一個深秋的晚上。大西路上有很好的月色。我們在室內自修，疲乏了就得伸出頸子觀一觀戶外的夜景：那疏疏的星，枯細的樹桿，全有淒瑟之氣。

我和幾個同學，瞧見遠處墳土上有火光閃閃，這是極平常的事。我們料想那又是祭墳的人，在那兒焚化紙錠了。

第二天清晨，我們散步到郊外。在昨晚火光閃閃的那個土堆旁邊，臨近溪河之處，發見了一架焦黑的東西。仔細一看，正是一個被火燒燬了的男子漢。

這是人類的文明，這是文明之下的犧牲者。事後據調查，我們方知這人是被人用汽油淋在身上，然後點上火，就這樣活生生地燒死的。

於是，我們聯想死者披着一身的火花，亂跳亂蹦，怪聲嘶叫的那種求生的

情景是多够悽慘，同時我們又想到他之所以倒在河邊，也許是正想跳向水裏，欲使水滅火，在無能的盼望中，來挽救自己的殘生吧。

可是，他到底不能跳出惡魔的爪牙，他死了！沒有一個人能分辨他的面容，也無法從他的衣履去推測他的職業，因為這「人」已成了黑黑的一具焦物了……這真是這個摩登時代裏的殺風景的點綴。說新奇也可以，說平凡也可以。因為沒見過這種場面的人，定會伸舌頭，而見過的人也許會笑我們是少見多怪！我相信這類的事大家都可以指出一兩樁，現在或將來。

祇是，我一般的覺得所謂「人」這樣東西，終久還是及不上畜牲：受餓的人不會喫一條倒斃在街頭的狗，而餓死了的人却可以供給野狗做一頓美餐，這是畜牲的運氣超過人的地方。再說，禽獸也有自戕的，不過總趕不上人們手段的精巧，殘毒；這又是畜牲的道德勝過人的地方了。

「可以人而不如狗乎？」我說：可以的！

姻緣

一陣鑼鼓聲，好熱鬧！

孩子們嚷着「看新娘子去！看新娘子去！」

沒有幾分鐘，弄堂裏擠滿了人，說是花轎馬上就要抬到了。

大家興奮地等着，等着，遲來的，還有不明白底細的，便聽見一位長舌婦用崂波腔訴着這段美妙的姻緣。從頭到尾，一點不肯遺漏地，她說：

「上個月裏錢家奶奶做了一個怪夢哪，說是她的兒子慶弟死後托了個夢給她：要阿娘替他配一門親事！可憐他是獨養兒子，不到二十歲就歸了天，害得錢家奶奶哭得死去活來，如今聽兒子在夢中這樣對她說，那有不依的！……幸好有一家姓趙的也有一位年青的小姐沒有配過親就生病死了，死得多麼不應該

呀！錢家奶奶得着消息就立刻託人去做媒，趙家也是明事達理的，一說就合，他們擇定今日迎親拜堂咧……」

新鮮極了！旁觀者個個都喜氣洋洋，伸長着頭頸在望外瞧。鏗！鏗！鏗！大鑼洪亮的聲音充滿了弄堂，吹鼓手鼓着腮幫兒嗚里啦的吹叫着，隨着孩子的喊聲，花轎抬進了錢家的大門。

花轎的鎖取掉，朱門啓開，裏面坐着一位紙紮的新娘子，身上照樣穿着繡花禮服，頭頂鳳冠，由一位有福氣的貴婦人扶她出來。

拜堂了！新郎也是用紙紮成的！穿着馬褂藍袍，同時也由另一位貴人掌着……這樣，兩個紙男女便舉行他們應行的婚禮，正如他們活着結婚一樣，鼓手拚命地吹打，衆人嘻哈的抵不住嘴，多有趣呀！

敬過天地，再拜父母和其他親屬。一對年老的坐在上面，兩個紙人對着他們行三跪九叩之禮，祇聽見紙人胸中有一「篤的篤」的聲音發出，似敲在玻璃

上響，原來他們倆的牌位都被藏在衣袍裏面，猶如我們每個人身上帶着「身份證」，表示非冒牌的意思。

禮畢，到了設宴的時候，照理，新郎新婦也要並坐共餐，而由童男童女作陪。既是假戲真做，所以也不會省略這步手續。大魚大肉擺滿一桌，兩個紙人呆頭呆腦的供在上座，祇有幾個孩子手不停箸的在充實自家的肚皮！不料這時有了極動人的哭聲，是錢家奶奶的聲音。客人們吃飽了的，尤其是幾位軟心腸的女太太，都覺得有奉陪而哭的義務。便不約而同，嗚啦哇哪的唱喊起來，鼻涕眼淚摔了一陣子，終於忘不了桌上新送來的好菜，祇得略事休息，以待下場表演……

酒菜吃完，差不多戲也將要結束了。揩乾了臉，各人又忙着向主人道謝致賀，「錢家嫂嫂，恭喜恭喜，從今天起您做婆婆啦！」錢家奶奶觸景生情，不覺悲從中來，接着又是一陣嗚咽！

不知究竟是人在同鬼尋開心，還是鬼在同人打趣？這情境說是喜劇又似悲劇，說是悲劇又脫不了喜劇的成分。倘若認它爲悲喜劇，倒也有幾分相宜。然而奇怪的是這般人演來如此認真，別的我也不想多說，祇想借用張恨水先生的現成的題名，稱此事曰「啼笑姻緣」，大約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

一九四四年。

胡 桃

友人贈我一包胡桃，我分給孩子每人三個。孩子捨不得吃，當作彈子玩；可是，到了晚上，他們還是一個個把胡桃遞給我，要我代他們敲開。於是，我找到了一把銅尺，在燈前，靠着桌沿，輕敲着胡桃。恰巧嬸母衝着花白的頭髮也鞠在燈下作針線，靜靜的小室中祇聽見敲胡桃的聲音。篤篤篤！篤篤篤……厚殼終於給敲碎了，黃色有油潤的果肉跳到桌上，孩子們伸手來搶。不知怎的，在這一瞬間，我却被勾起了無限的心思，便向孩子說着胡桃的故事：

「從前祖母會用胡桃肉裝成小獅子的……」我指着壁上掛的母親的遺像說。

「做獅子？」孩子好奇地問，「你會不會做獅子呀？爸爸！」

我說我不會。

「胡桃怎麼好做獅子呢？」

孩子又追問。

這時我的嬸母抬起了頭，手還在抽着棉線：

「做獅子，多費事啊！……要用一個整胡桃做頭，四個小瓣做腳，再拿胡桃肉用細銅絲穿連起來作身體，肩上還得披上紅綠絲綫編成的花皮……」

「那不是很好看嗎？」

「好看極了！可是整胡桃肉實在不易得。往往桌上攤滿了胡桃殼，却還找不出一個完整的胡桃肉來……唉！」她老人家嘆了一口氣，又對孩子說，「……你們若是早十幾年出世的話，胡桃可真吃不了啊！」

「那些獅子做了有什麼用啦？」

「噢，你們不知道吧？那是討新娘子過禮用的。——過禮不懂？過禮就是拿禮物送到新娘子家裏去，一抬盒一抬盒值錢的東西，吃的，用的，穿的，戴

的，什麼都有。那一對可愛的獅子便是放在捧盒裏一道送去的……」

「爲什麼要送去呢？留着玩多好！」

「說到玩，好玩的東西可多着哪！有用五彩絨線繞的蓮子，桂圓，古銅錢；再有蛋殼做成的花鼓，小巧精緻，多少年我們沒見過這些小玩意了。」

孩子一邊吃胡桃，愈聽愈出神。

嬸母做了兩針，又繼續着說：

「從前的姑娘出嫁，或是兒子娶媳婦，實在熱鬧。親戚朋友家家戶戶要分送喜餅，大的有面盆那麼大，都是五仁芝蔴心的……你們要早十幾年出世就好了！新娘子陪嫁的朱漆馬桶裏裝的儘是胡桃，荔枝，瓜子，雞蛋，白果，花生，炒米……染上了紅紅綠綠的顏色，任你去挑選，任你去吃，可是那時候的一般小孩吃得都不要再吃了。」

「我覺得還是從前的生活有趣。」妻在一旁插嘴。

「怎麼不是？——酒比現在的要香些，糖比現在的要甜些；邊炮似乎也比現在的要響些！」嬸母越發興奮起來，「惟翰，你記得你小時節，家裏過年放的爆竹麼？」

「記得。大紅紙包的。有方桌這麼長，一二尺闊，三四寸高，裏面有一個竹筒。竹筒穿在竹竿上，燃上火，劈拍劈拍的要響一個多鐘頭哩。」

「四周的叫化子一聽見爆竹聲都會趕來，開發！開發！過一次年開發可不少呀！」

「我記得年糕買得真多。」

「可不是！自家買的也有，別人家送的也有，泡滿了幾大缸；吃膩了，甯可看它發霉！……唉，從前的東西總像吃不完似的，衣服也像穿不破似的，不比現在……」

「您過年常穿繡花紅裙，現在想起來——」

「你說很可笑不是？可是我倒挺愛那個裝扮。我那時穿的是百褶繡花裙，你母親穿的是前後有飄帶的宮裙，飄帶上還掛着一些小銀鈴呢！」

「嬉母，你那件狐皮襖真出風頭！」

「你說那一件？」

「我同您一道乘包車去買的，店家的招牌叫悅新昌。」

「你還沒有忘記。」

「我站在櫃台前，見你拿出二十八塊大洋來買一件衣料，偷偷地在一旁伸舌頭咧。」

「你說說看；那件衣料是什麼顏色？」

「翠藍的緞面，繡着團花，團花上是一隻隻仙鶴：紅眼，紅嘴。……」

「一點都不錯。」嬉母不住地點頭，臉上露着笑，眼角却凝着一粒亮晶晶的淚水了，「我那件衣服是叫裁縫到家中來裁的，我怕他拼不來花！」

「從前的服裝真像做戲的一樣。」

「我熱天穿的一套衣服才有意思呢。粉紅的玻璃紗的，裏面亮着一塊金鎖片，富貴榮華四個字都看得見，寬大的袖口縫着闊花邊，手臂上套着金鐲頭，鐲頭上還有一排小鈴，打起牌來，丁當——丁當——……」

孩子們都給她老人家的姿勢和語言逗得發笑了。

稍停，我又說：

「我們家裏往常總有客人來，客堂裏掛的字畫我彷彿還記得。原先掛的是墨畫，後來却變了四幅彩色的山水，而且每一幅上還有不同式樣的馬呢。」

「是我做三十歲的那年，你叔父特地換的……」

說到這兒，繼母不再說下去了。她微嘆了一聲，垂下了腦袋。

孩子們還在吃胡桃，胡桃祇贖着一兩個了。

「給一個太太嚐嚐！」我對孩子說。

「不，不，」嬸母忙拒絕孩子送上來的胡桃，「你們留着吃吧！可憐，現在百樣都貴，你爸爸也難得買……」

接着，嬸母放下活計，問我什麼時候了。我告訴了她。她慌着站起身，要回去，說：

「你叔父病在牀上，整天沒吃東西，……兩個小的也不知吃了沒有，我得回去看一看……」

一邊說，她一邊走下了樓梯。

「那麼，您明天再來吧！」

「我是要來的。」她回過頭說，「你這兒的燈光亮些，我看得見做活。這件舊袍子我要趕快改好它——天冷了！」

她又繼續移動她那不穩定的脚步，跟着是連串的咳嗽聲，望見她蒼老的背影，我覺得剛才由胡桃所引起的一些零亂的話語，簡直有點近乎夢囈了。

衣

夕陽漸漸地墜落，涼台邊拖起了一條陰影。孩子們背着書包，上完一日的課程歸來，有幾家隣舍的屋頂已冒出了炊烟，——竹竿上曬着的那些皮衣也該趕早收下來了吧。

這兒掛着的幾件舊衣，有翠藍緞滾紫絳邊，圓角高領的短狐襖，有玄色圍花錦面，寬襟大袖，配着銅鈕的灰鼠袍，還有別的：羚羊，紫羔，狐腿……那都是我的父親和母親在數十年前出過風頭的東西，如今看來這些式樣真要叫人感到奇特可笑。

可笑？但我並不會露出一絲笑意，黃昏的陰暗已塗上了我的臉龐，對着這一堆古舊的衣衫，如同沉在一個渺茫而又像十分清晰的夢幻裏，我已經在默念

中承受着童年的溫暖了。

我沒見過我的父親穿着那樣寬闊的皮袍對我說過些什麼話，不論是譴責或是撫慰，因為我當時的年齡不容許我有那麼強的記憶。父親的印象留在我腦中的是異常模糊，彷彿是一段漏了光的底片，我再也捉摸不到什麼。不過，從父親的遺照上我認定他是一個溫和慈祥的人，而且永遠是那般地年輕。

母親告訴我，當我的父親死時，我祇有兩歲多一點。送葬的那天，我是被人抱在懷裏的；我的手中執着一根白紙棒，跟着前面的鼓手走，我以爲是瞧熱鬧，在路上一直高興地笑着咧！人家指着我說：「這是笑（孝）子！」

在孤寂的環境中，母親撫育着我，像扶植一株弱草，她費盡了她的心力。

冬天過去了，又是春天。我年年望着母親清理衣箱，她把皮衣一件件地捧出，經過幾次陽光的曝曬，加上了樟腦丸，再小心地把它們收檢，預備年

鹿重行取出來穿，並且時常說道：「孩子，這些衣服，候你長大了，改給你穿。」

衣服，一年年地，搬出來又檢進去，檢進去又搬出來，時髦的轉爲老式，鮮明的變成黯淡，母親的年紀老了！

有好些衣服是她陪嫁的，壓在衣箱的下層，從來沒上過身，可是這衣服的主人不知不覺地早已撇開了人世。

而今又到了收檢皮衣的時候了！望着那些高領的大袖的，襖兒，袍兒，如同望着人生的哀愁與磨折，無窮盡的，數不清的。這一切它們都體念過，忍受過，祇是它們總是默默無言，恰如它們柔順的主人一樣。

把一件件的皮衣安放在朱紅的皮箱裏，死去的老人的，還有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孩子的，小心地上好了鎖。然而就在這鎖的一啓一閉之間，我的孩子已發現我的頭上也添了幾絲白髮了。

有一天，我們的孩子也會覺得我們的衣式古老可笑。

有一天，我們的孩子也會學着他們的祖先向自己的晚輩說：「孩子，這些衣服，候你長大了，改給你穿！」

一九四四年，十月。

像

領孩子上照像館去拍照；去得稍遲，照像館的門燈已經關滅了。

我携着孩子的手，走上樓，到了攝影室裏。

攝影室並不大，却爲愛美觀的人設置了一張化裝檯，趁攝影師在那兒配合燈光，就在化裝檯旁一只長沙發上坐下了。

沙發的另一端早坐着一位年輕的男子，皮鞋擱得高高的，眯着眼，悠閒地在抽着紙煙。

「格朶花阿好？」

一個人用溫柔的蘇白在問話。年輕的男子點點頭，我隨着他的視線望過去，瞧見一個穿淡藍條花旗袍，上罩白嗶嘰短大衣的女子的側影。在綠燈下，他

的身腰愈顯得苗條，而最動人的還是那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和豐滿的乳房。

這人極能欣賞自身的美，彷彿他的一舉一動都是人間難得的奇蹟。在數分鐘內，他的身體在鏡前不知轉了多少圈子：一會兒他在面上加點脂粉，一會兒摸摸圓珠鑲成的耳墜，短大衣穿上又脫下，脫下重行又穿上，一會兒拿骨梳理一理鬚髮，一會兒又毫不顧忌地撩起旗袍拉一拉通到大腿上的絲襪……站在潔白的高跟鞋上，確實像一朵盛開的荷花。

忽然，他發現頭上的那朵紅花有損他的美觀，便焦急地四處搜尋，瞧有沒有旁的什麼來代替它。立刻他在花盆裏尋到了一束紙花，就仔細地挑選了一朵，插在髮上，但仍然不能令他滿意。後來他從自己的手提夾裏掏出了兩張鈔票，叫照像館裏的伙計趕緊上百貨商店去買一朵有葉的白花。

「我看還是白花好看，」他又自語着，一面斜着眼望望那年輕的男子，神情做得十分嫵媚，「——紅格拍出來發黑！」

年輕的男子噴一口煙，含着笑意地將頭直點，這時，孩子指着這妖豔的人問我：

「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小孩的觀察能力有這樣敏銳，是我不會料到的。如其單看這人的外形，真的誰也不會相信他是男扮女裝，可惜他的聲帶在無意中敗露了他的祕密，怪不得孩子也會發生懷疑。

我尚未確定該怎樣回答孩子的話，攝影師已把她抱在椅子上去拍照了。

於是我的全神又貫注在這美人的身上，他的行動比女人更帶女性，不免也想笑。在我身旁的那位年輕的男子便得意地和我搭訕：「我和他是手挽手由老遠的地方走來的，你瞧他的胆子真大！」

「胆子真大！」我隨口說，同時借孩子的話來問：「他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在女人面前他是男人，在男人面前他又是女人了！」

笑謔的口吻在煙霧裏散佈着，但我所感到的却是爲這人而起的悲憫。……孩子的照已拍完，她還捨不得走，說是要看旁人拍照咧！

白花，如理想的，買到了。這人接過去，簪在髮際裏，用塗着蔻丹的手，歡悅地拍着腿，完全是女人的姿態。

他準備要拍許多的照拿去送給幾位和他要好的人，第一張他決定拍半身裸影。

一眨眼，他已經將旗袍脫掉，露出粉紅色用棉織品墊得圓凸的乳罩，他側着身，把下巴放在肩頭，眼略向上看，相當神秘，他並且好像很熟識地向我招呼：

「先生，這姿勢阿美？」

我點點頭，說不出什麼。

深怕留給孩子更多的壞印象，便拖着她的小手，偷偷地走下了樓。

「這人爲什麼要這樣？」

成人看得過於平常的問題，却被孩子提出來了。她睜着眼等我回答，我支吾了許久，依舊茫然。

一九四四年，八月。

第
三
輯

訴

我愛一切，一切的數不清；

我愛星的靜，日月的光明；

我愛脣，我愛黑大的眼，

我愛清露那純淨的圓；

我愛山，愛海，我愛白雲，

我愛堅貞，忠誠，我愛同情，

我愛狂笑：狂笑人們的虛假，

我也愛哭——孩子般的癡傻。

我還愛古銅色的肌膚，

汗水在上面描出的痛苦；

我愛暴雨，我愛狂風，

我更愛那血的洶涌；

我愛潮的怒吼，力的綜雜，

我愛偉大，我愛死的掙扎！……

一九三四年，四月。

戀

天上不亮一顆星，
地上不見一盞燈；
愛，牽住我的衣襟，
別怕，那是遠廟的鐘聲。

走過荒村和田莊，
密的草，野花的香。
愛，有話儘對我講，
不必含糊，也不用悵惘。

兩條影兒依着橋，

溫柔的風，花在搖；

你聽湖水這清音，

吹動她的髮絲，我的心。

一九三三年。

朋 友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當是春天裏一場夢，

當是秋天裏一朵花，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當她是偶然一聲鐘，

當她是夢裏一幅畫，

你祇當是眼花耳聾。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她對你任何記不起，
真的，你也得忘掉她，
決不會有人來責你。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即使有人問你的話，
你祇說我不認識她，
忘掉她吧！忘掉她吧！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當是春天裏一場夢，

當是秋天裏一朵花，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一九三二年。

三 月

三月是整個媚人的天，

晴空裏掛起一幅白雲，

園花朵朵像要成仙，

對人笑，張着薄薄的脣。

三月是整個媚人的天，

春風掀動了它的柔波，

輕盈的跳向人們的牀邊，

不說話，盡情的替人撫摩。

三月是整個媚人的天，

河水吐出渾圓的渦，

流着，流到寂靜的山谷間，

不讓人聽她那美麗的歌。

三月是整個媚人的天，

陽光看透人們的殷勤，

它告訴人，拍拍人的肩：

愛原是假，不用癡情。

一九三四年。

湖

一溝明淨的湖水，
閃着光，鋪滿翡翠；
白的雲，藍的天幃，
雲朵在水底洄。

我欽慕一株綠草，
湖心裏自在飄搖；
還有柳絲一低身，
向湖面輕輕偷吻。

山後載一盆夕陽，
拿湖水鍍成金黃，
我眼前有個村女，
划着槳，哼着歌曲。

晚來鑲一天星星，
湖上又蓋起晶銀，
野草一致兒沉默，
詛咒世界的昏黑！

一九三五年，四月。

隕

一顆星掠過天河，
不慣憐人間的罪惡。

你說這就是他的錯，
他甘心讓他沉落？

沉落不是他的本意，
一顆星不見了蹤跡。

沒有怨恨，沒有眼淚，
痛苦埋在他的心底。

一九三四年，五月。

有一夜你和我在園裏走，
指着那星你默默的數；

你說你愛靜，

你愛溫柔。

甘願和它在太空裏遊。

有一夜我站在你的墓旁，
蟋蟀伴着你輕輕歌唱；

我望着天，

天還沒有亮，
一片銀光灑在你身上。

一九三四年，五月。

夜 夜

夜夜你的影子浮上我心頭，我伸手
在寂寞的虛空裏尋求夢裏的溫柔。

我仰望長天，輕輕的呼喚你的名字，
月兒笑我情癡，她看透了我的心思。

你我相識原靠著一個偶然的機緣，
情感在內心放肆，憑添無限的依戀。
上帝憐惜我們，將地獄上建起天堂，
你的笑聲裏，像是欣喜又像是惆悵。

有幾個深夜，我們在園中挽手步行，
秋蟲耐不住沉默，攀附着草根低吟，
你指點着天邊，驚視那將逝的流星，
吻你溫軟的髮圈，我忘了夜的淒清。

幾個晚上，我倆的身影會印在池旁，
面望着月亮，銀光裏有我們的歡唱。
秋蟲全不做聲，隱伏在迷霧裏細聽，
我愛這情景，不怕露水潤濕了衣襟。

那一夜黑雲突然遮住了月亮的臉，

細雨濛濛的噴灑在這冷落的街沿；
夢想不到你悄悄的來又悄悄的走，
暗藍的路燈下藏有年輕人的哀愁。

落葉在雨中小唱，含帶蜜甜的憂傷，
淚珠湧出眼眶，我嘗着幸福的苦漿；
但我夜夜爲你祝福，空對你的幻影，
我向月兒丁寧：切莫吐露我的心境。

一九三九年，十月。

第
四
輯

告 別

在一個不知覺的黑夜，
悄悄的我跨上了天；
從此永遠永遠的告別，
告別這美麗的人間。

我不能再見，再見
那毒蛇盤成的心腸，
許多奇異的笑臉，
笑臉上佈滿了刀鎗。

我沒機會再欣賞，

各種繁雜的欺詐，

更沒法兒來頌揚，

頌揚人們的光大。

從此我不用再擔心

四周埋伏着的陰險，

我祇要一片白雲，

白雲裏有我的清閒。

我時常攀附一輪明月，

遼遠的朝地面偷看，

人間尋不出一點分別，
依舊是那般的黑暗。

但我總不能忘記

那永遠勞苦的一羣，

我誠意祈求上帝

給他們一時的安寧。

在一個不知覺的黑夜，

悄悄的我跨上了天；

從此永遠永遠的告別，

告別這美麗的人間。

一九三四年，十月。

黃 昏

悄悄的溜走了陽光，
爬下山，穿過橋樑；
黃昏留贖一團紫，
蓋不住田野的淒涼。
在長闊的泥道上，
塵土任意的飛揚，
拖着紫色的輕步，
來了女工三三兩兩。

彼此沉默不說一句話，
脚步瞄準了自己的家；
從早到晚沒一刻兒暇，
各人暗咒工作的疲乏。

每天走着同樣的路，
風雨壓下沉重的頭，
飯籃箍住黑細的手，
不是飯，是自家的肉！

每人有一副倦態的眼，

灰色的心，灰色的臉，
默默的瞧着默默的天，
告訴他她們需要安眠。

一九三四年，四月。

變

她初生時像一棵芽，
不會走，祇知道爬；
擰一下臉，叫她聲娃娃，
不說話，眼望着媽媽。

轉眼她在園廡裏跳，
無限的天真，無限的歡笑，
媽媽心喜又是煩惱，
頑皮孩子單會爭吵！

漸漸她的長袍短齊腰，
個子長到有媽媽的高，
臉上呈現一副紅桃，
對人亮出處女的嬌。

再過她有點兒擔心，
魔鬼偷去了她的青春；
對着鏡裏自己的身影，
驚異的閃了個寒慄。

接着她的額角成了皺

脂粉壞不起她的風流；
滿腹的心事無處訴，
獨自坐着儘是咕嚕。

如今她却更變了卦，
自己聽不見自己的話；
晚風飄起她銀色的髮，
祇等那天朝墳墓裏爬。

一九三四年，四月。

清
明

白色的——

一塊，兩塊，三塊，

寫明兒子媳婦和奶奶。

深深的，深深的，躲下地，

全不說話兒也不吐氣。

銀色的——

一堆，兩堆，三堆，

化着，化着，化着，變爲灰，

輕輕的，輕輕的，飛上天，
轉着，轉着，轉着，又成煙！

一九三三年，四月。

小丑

他塗滿一鼻的白粉，
白粉掩沒了額角的細紋，
扮一個小丑跳上這舞台，
希圖人們不斷的喝采。

他裝起鬼臉望台下，
人們嘴裏迸出個哈哈；
他摸摸鼻子再唱一齣，
大家心裏說不出的舒服。

走下台來他帶着痛苦，
背着人們他就想慟哭，
成串的淚珠往喉裏嚥，
橫豎這沒人會看見。

他揩乾眼淚嘆一口氣：
這是生活，不是做戲！

一九三三年。

飄 零

踏着飄零的雪花，
衣角上掛着她，
她撐起一張破傘，
一邊敲着鼓板。

咱們這樣也有七八年，
她敲鼓板，我拉三絃，
從春到夏，從夏到秋，
天餓不死這對窮骨頭。

我彈三絃全靠真功夫，
你聽了準會疑心是鬼哭；
她也有銀鈴似的歌喉，
最妙的是她唱時會發抖。

我不希罕人家的鞭爆，
大魚，大肉，或是狐皮襖，
這些全不是咱們的份，
我祇要這肚子裝得飽。

什麼叫藝術，我也不知道，

我祇懂得冷水在心上澆。
先生們張着嘴巴喊一聲好，
需要的是一個哈哈兩個笑。

我雖不願活也不想死，
單望先生扔個把銅子；
扭轉頭來她掉着淚兒，
咱們難道就苦一輩子？

我說娘兒爲何儘管噯，
傘拿穩點，別給吹跑了！
哦，你說你晚飯沒吃飽？

哦，當心點，不要摔倒了！

我說娘兒快唱起來；

你瞧前面有燈，有人家；

哦，讓我拔起這雙鞋，

你這眼淚也得擦一擦！

一九三三年，八月。

笑

深夜裏立在街心，
像一隻覓食的餓鷹。

睜起死眼她獨自出神，
一心等着那過路的人。

臉上塗抹一層粉脂，
好一個出色的僵屍！
她還裹着件紅綢衣裳，
裏面藏有奇特的重傷。

僥倖碰着一個男子，
不管年輕還是老得要死；
她施用那同樣的溫柔，
讓你忘掉一切哀愁。

她的話語多麼甜軟，
句句達到你的心願；
但她要說的你聽不見，
半夜裏她會祈禱天。

從來不說這是罪惡，

她祇知道她要生活；
任不值錢的青春消耗，
用自己的笑騙人家的笑！

她也有顆小小的心，
隆厚的蒙著一片陰影，
向黑暗的四周來端詳，
眼前浮過一團希望。

一九三五年，五月。

行 程

離開自己的家鄉，
過山，過水，過長江，
過曠野，過森林，
踏着漆黑的樹影。
過土墳，過田村，
踩着死人的屍身；
千萬雙脚步——
趕着遼遠的路程。

趕着遼遠的路程，
負着可貴的創痕。

各人都抱有堅決的志向，
背後的刀鋒齊指着天上；

那神兒就像在發誓：

「咱們不能看靈魂枯死！」

靈魂決不能讓它枯死，
千萬雙脚步沒有停止。

從清晨直到黃昏，
星子爲他們點上了路燈；
從黑夜再到天亮，
太陽指示他們的方向。

靜心！這雄壯的呼聲
你聽：一弟兄們前進！
不怕流血和犧牲，
但圖民族的生存！……」

一九三四年，七月。

燈前小語

著作者：譚 惟 翰

出版者：雜 誌 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印刷者：建 東 印 刷 公 司
上海霍山路五九九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經售者：街 燈 書 報
定 價：每 冊 三 千
電話五〇七二七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

版權所有

82
016494

016494



\$3000